



煦园龙墙

在辛亥革命前247年的光阴里，如今的长江路292号内，是赫赫有名的两江总督署。晚清历任总督，不乏林则徐、李鸿章、曾国藩、马新贻、左宗棠一批风云人物。翻开历史，我们看到的两江总督署内，形形色色的人物，上演着时光交错的帝国往事。抛开那些大众熟知的岁月风云，让我们细细拾捡那些被时光列车抛在身后，已然变形、变淡的细节。

清朝末年，两江总督署里养过老虎

清代初年，在汉王府的原址上，建起了两江总督署。当时的两江总督署，统领地方军政大权，管辖范围大致为现在的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及上海市，经济上是国库漕赋的重中之重，政治地位仅次于直隶总督。自康熙四年至宣统三年247年间，两江总督共72任，从首任郎廷左到末任张人骏，个个位高权重，是清廷举足轻重的人物。

按照常理，有了两江总督，自然就有了督署。而实际上，这座督署在郎廷左首任两江总督前，就已经初具规模了。史书记载，顺治四年七月，初设籍江南、江西、河南的三省总督，驻江宁。首任总督马国柱在明汉王府原址一带修建了总督署。2002年4月，“总统府”工作人员的一个意外发现，为这段记载找到了物证。他们在西花园一间破旧的平房前发现了一块顺治四年的“助工题名”碑，碑文详细记载了始建总督署衙门时，各机构及各地个人出资的情况。由此可以确定，今天长江路292号作为督署的历史，长达265年。当然，这265年中，有11年是被洪秀全据为天王府。

汉府街和两江总督署沾亲带故

长江路“总统府”以南，有一条短短的汉府街，北起长江路，南抵中山东路，长不过200米。关于汉府街得名的由来，即便沿途居民，也鲜有人能说得清。

细究起来，汉府街的来历，与我们称为总统府的长江路292号，有着密切的关系。翻开明人陈沂绘制的南京地图，在今天“总统府”的位置上，醒目地标注着四个大字——汉府故地。简短四字，蕴藏着明朝初年一段篡权夺位的帝国往事。

元末，朱元璋战胜了同为农民起义军领袖的陈友谅，最终登上皇位。朱元璋封陈友谅的儿子陈理为汉王，其府邸就在皇宫西侧仅一箭之地处，也就是今天“总统府”的原址上。

永乐初年，汉王府又迎来了另一位汉王——明成祖朱棣的次子朱高煦。史书记载，朱高煦其人“长七尺，轻走奔，善骑射，两腋若龙鳞者数片。上每北征，令从左右”。他随朱棣征战，为朱棣登基立下汗马功劳。然而，朱棣即位后，却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而将朱高煦封王边地。朱高煦坚决不肯去云南就职，反而将离皇宮不远的汉王府扩建得十分豪华，并公然以秦王李世民主自拟，私选武士，图谋不轨。

朱棣死后，朱高炽即位，仅一年便暴病身亡。之后宣宗朱瞻基即位，而朱高煦则公然造反，试图重演他父亲“以叔夺侄”的一幕。可惜，朱瞻基并不那么好对付，他御驾亲征，把图谋造反的朱高煦捉回京城，扣在铜缸下烧死。

黄鹤已去，汉府故地。到了陈沂绘制南京地图，又是几十年后的事情了。皇帝已经换了好几茬，但是皇室内部争斗的故事，在场上上还是要遮遮掩掩。因此，地图上就有了讳莫如深的“汉府故地”四个字。

今天，从大门进入总统府，沿着中轴线前行不到百米，西侧有一排门，上写“煦园”二字。常常有人以为煦字应源于朱高煦，实则根据史料记载，“煦园”二字是清代大学士英和题写。英和，字煦斋，煦园应该与他联系更紧密。不过，朱高煦也要，英煦斋也要，南京人更愿意将这里称为“西花园”。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洪秀全命人将两江总督署内建筑拆除，兴建天朝宫殿。洪秀全圈定的皇城，东至黄家塘，西到碑亭巷，北至浮桥、太平桥一线，南至卫巷、大行官街。

有史料记载，天王府外城称太阳城，正门为天朝门；内城称金龙城，正门为圣天门；城高数丈，外有城墙；宫门外用红黄绸缎扎成彩棚，任风雨淋漓，每月更换一次；正殿称金龙殿，还有二殿基督殿，三殿真神殿。三殿之后，东西各有一池，池中各置石船二艘，各有五层高楼一座；第四至八进为后宫；第九进是一座三层大楼。最内是后林苑，苑内饲养虎、豹、孔雀、仙鹤等。曾经有老虎跑出来，宫女“用长刀群毙之”。

史书记载的天王府胜景，实际上直到1864年湘军攻破南京时，仍未完工。不仅完不了工，已经修好的建筑，也大都毁于战火。

太平天国的中秋节，只见星星不见月

如今，游人进入总统府，能看到的天王府遗迹，只有西花园中劫余的石舫和假山了。除了这些闻名遐迩的胜景，在西花园内，还有几处小景颇值得关注。

进入煦园园门，径直西行，在西南角有一座亭子，亭上有匾，写着“煦园”二字。这座亭子实际是一座“观亭”，历史要追溯到天王府时期。



忘飞阁内的“天王消暑处”



残存的天王府陀音碑

楼梯上去，在楼上可以瞭望四方。楼上设大鼓一面，由数人看守，轮班击鼓，以报更次。天王府外更楼上的看守，听见鼓声也击鼓报更，旋即鼓声满城。

望楼的另一个重要用途，体现在军事上。洪秀全在天京称王的11年间，一直被清军围堵，日子并不太平。因此，这天王府的望楼也就派上了大用场。在此处可以俯瞰全城，也能及时知晓城外军的状况。楼上二人，见敌军至，则吹角为号；与敌军接仗，则击鼓报更。

在天王府的望楼上，还发生过一个个不大不小的“明月案”。一天夜晚，月色昏暗，望楼上的两个守卫闲聊，一人说：“今夜中秋，我出一联，你能对否？”“明中秋月暗，暗中秋月明，好教我不明不暗。”另一人听了呵呵一笑，说：“长头发日长，短头发日短，试问你谁短谁长？”

这幅看似莫名其妙的对联，其实也藏着一个故事。原来，太平天国改用新历后，每月一节一气。节为月首，包括立春、惊蛰共12个节；气为月中，包括雨水、春分等12个气。如此一来，中秋节就变成了8月30日，月亮当然就不明了。

楼上的人只顾说话，没想到有一位姓黄的侍卫巡视经过楼下，听了这话，便报告给了洪秀全。后来查明，望楼上两人所对的对联，并非原创，乃是丞相程邦翰所出。

如今，这座望亭与假山相接，匾额上的“御风”二字则出自曾国藩元老、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的屈正之手。上了亭子，向北俯瞰，水中石舫赫然在目。举目望去，视线则被不远处林立的

像这棕榈亭顶上有顶一样。如是，人皆贤之。”

根据这段记载可知，当时的棕榈亭有双层顶盖，形状就像叠加的斗笠，应该是洪秀全家乡的建筑特色。如今的棕榈亭，只有一层，也是事出有因。1864年，天京被攻破，湘军占领天王府，曾国藩巡视时，看到“妖王”的棕榈亭，怒从心起，命人砍掉一层。此后，棕榈亭变为单层。

奇妙的“天王消暑处”应在忘飞阁内

棕榈亭往北，有三楹小屋组成的楼阁。这座歇山顶楼阁，始建于康熙年间，原为两层，清同治年间改为现在样式。楼阁正中一间伸入水中，三面临水迎风，又称水榭。因景致优美，飞禽水鸟到此往住乐而忘飞而得名。

近来，总统府内工作人员经过仔细考证断定，这里极有可能就是史书记载的“天王消暑处”。南京的夏天，炎热难耐，天王府内的洪秀全，为了躲避炎夏，可謂想尽办法。工匠在西花园为洪秀全建了一间玻璃房，“上下皆注水，金鱼活泼，葑藻纵横”，那情景大概类似于今天的海底世界。玻璃房的附近还有一座假山，“山极小，旁有小树十数行，横铺木板六七层，进者须蛇形，不能坐立”。

为了找到“天王消暑处”，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展览研究部的刘刚曾苦苦寻觅，“有一天，当我来到忘飞阁，坐定之后，突然灵感就来了。”刘刚根据自己多年研究的经验，结合眼前的风景和感受，断定忘飞阁内这处三面临水的地方，就是洪秀全当年消暑的地方。

洪秀全不仅在西花园内为自己选定了避暑胜地，也打造了一座夏天出行须臾不离的“避暑轿”。这水轿，宽约三尺，深约五尺，下围用夹板，两面镂云龙、嵌玻璃，底则是锡金属做成，并有盖子，注水后可养金鱼；水轿的上围，两旁有六扇窗子，后面有四扇窗子；轿子的顶部是四方形的，也是用玻璃做成，里面注水，晶莹剔透，还养了鱼。

坐在轿子里，酷暑立刻褪去。不过，因为轿子沉重，轿夫比平常也就多出好几倍，遇到路窄或是转弯，就要拆屋为天王让行。



洪秀全删书的棕榈亭

高楼斩断。望亭已不可望。

洪秀全棕榈亭删书，最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西花园石舫（又名不系舟）东北侧，有一座六角亭，这座亭子也属天王府所有。亭子的怪处在于，上面覆盖着棕榈。棕榈是热带植物，为何会出现在天王府的建筑中。说起来，还是和洪秀全有关。洪秀全是广西人，称王南京后，为解思乡之苦，特地建造了这座亭子。

洪秀全常在亭内小坐，有时也在此召见降臣。一天，他对宠臣蒙得恩说：“《四书》《五经》乃是妖书，须经删改后方准诵读。着删书衙门速挑择能文书手佐之。”删书衙是洪秀全在南京设立的专门机构，主要从事删改儒家经典的工作，卢贤拔则负责具体的删书工作。听了天王的旨意，蒙得恩赶紧汇报了删书的具体进展：已经删改了大半，而且还加拨了何震川、赖汉英去删书衙，并由天官副丞相曾钊扬负责全局。

洪秀全对进展很满意，又叮嘱蒙得恩：把《四书》中的“国”改为“鄂”；《孙子兵法》中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则应该删掉；他还认为，“只有《圣经》方是真经，《武经》怎敢称经？”当改为《武略》。”

对天王的旨意，蒙得恩唯唯诺诺，说：“一定由天王句看过，加盖旨准，颁诏总目，方才颁行。”天王又表示，虽然曾钊扬扬命负责删书事宜，但是曾钊扬知道何震川、卢贤拔的资历、名望、职位都高于他，因此他时刻注意收敛自己，“是为山外有山，就



忘飞阁的飞檐

的确由来已久。1864年，湘军攻下天王府，曾国藩多年的征战告一段落。封官晋爵的他，对家人的吃穿用度却依旧十分苛责。

1865年，曾国藩奉命北上剿捻，临行前，他将几位儿媳和女儿召集到跟前，为她们定下了一个日课表。日课表的内容包括吃穿用度几个方面。吃：要求她们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馐；穿：要求她们上午纺纱织布，午饭做针织刺绣，晚饭做鞋缝衣。曾国藩还要求，这些事情须夫人工督促完成，随时检验。具体来说，每天检查一次她们伙食做得如何；纺纱织布和针织刺绣的活儿，每三天检查一次；做鞋缝衣则每个月检查一次。

另据曾国藩的女儿纪芬记录，李鸿章曾经请曾国藩一家去吃饭，但是家中仅有一条绸裤，姊妹几个争着要穿，抢不到的就哭泣流泪。曾国藩知道后安慰女儿：“明年我若继续做两江总督，一定为你添置一条。”

曾国藩是否为女儿添置绸裤，未可得知。但是他在第三次担任两江总督后，仍旧时刻自省。例如，他了解到，江宁将军魁玉持家勤俭，虽家中四代为一品官员，却从不穿绸缎料。曾国藩深觉不安，觉得自家近来的饮食起居太过丰厚，次日召集家人训话，说：“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简，永不贫贱。”

在曾国藩勤劳持家的家训之下，即便入住豪华的两江总督署后，内眷房屋内的织机声，也没有停下来。如今，东花园的两江总督署史料展厅东侧，有一座深藏不露的二层小楼，既无匾额也无标志。据专家考证，这座僻静的处所，就是曾家内眷住过的地方。当年，人夜的织布机声，一定常常不绝于耳。

曾国藩夜登署东高楼缓解眼病

曾国藩入住两江总督署后，身体越来越衰弱，他的右眼已经失明，左眼也视物模糊，很是痛苦。

尚书毛煦初送曾国藩一副墨晶镜，让他遮在眼上，挡风避光，以求保住左眼的视力。江宁布政使许应龙也送给他一块中空积水的玛瑙，长子纪泽涛听信偏方，打开水晶，将里面的水泼到曾国藩的右眼中进行治疗。曾国藩本人也积极配合治疗，每天早上起床后，他将手掌摩擦发热，沾上舌尖的唾液，在眼脸上擦八、九、十、十一下。一个叫马昌明的守备，自称会道家的气功，可以运气到人的脏腑治疗眼疾。曾国藩让他每天来督署对坐，坚持多日却并没有效果。

一天夜里，曾国藩眼病发作无法批阅文书，他走出房间，信步登上督署东边的一座高楼。夜风吹来，顿觉精神清爽，他举目望去，满天星火闪烁，心中畅快，眼睛也舒服了许多。此后，曾国藩几乎每夜都要登上署东高楼，极目远眺。这里四面空旷，视野开阔，有时可以看到远处的紫金山，“但不见大江及玄武湖耳”。

夜登高楼，减轻了曾国藩的眼病，也让他身心得到短暂的舒缓，醒悟到“死中求活，淡极生乐”的人生境界。

如今长江路292号内，东花园里的署东高楼已踪迹全无。但是从

一张民国时期拍摄的照片上，还是可以清晰地领略这座高楼的风采。照片上的高楼位于两江总督署东墙内侧，是三层的歇山顶式样。比周围的建筑高出许多。督署东墙外有一座白色平房，平房以东，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铁路。这条铁路便是在曾国藩的后任、两江总督端方手中建起来的“小铁路”。由铁路推测，督署东墙外的白色平房，应该是小铁路的“督署站”所在。

当端方的继任、末代两江总督张人骏仗仗小铁路督办洋务时，曾国藩早已作古多年。端方的总督位子刚刚坐热乎，辛亥革命的浪潮就席卷了南京。

曾国藩和洪秀全，在同一个地方撒手人寰

曾国藩虽然三任两江总督，但是他在两江总督署里居住的时间，加起来却只有72天。

1860年，曾国藩首次官拜两江总督，此时的两江总督署，又叫天王府，被洪秀全占据着。1864年，太平天国兵败城破，总督署终于还到了曾国藩手中，然而，因为已被焚毁殆

尽，根本无法入住。总督只得暂借别处居住。直到1871年11月22日，总督署基本建成，第三次官拜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才有机会住进这让他爱恨交加的都督署。

此时的曾国藩集眼疾、眩晕、疝气等病症于一身。他的指甲开裂，“出血颇多，疼不可忍”，“手执笔而如颤，更无法写字”。稍微久坐，腿脚便会肿大，一直上延到膝盖以上，连袜子都穿不上。更糟



西花园中的花草，1872年二月初四，曾国藩卒于此处

1949年，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终结了

曾国藩死后40年，他天命放力的清王朝，轻飘飘地寿终正寝了。1912年1月1日傍晚，从上海乘火车抵达下关的孙中山，登上“小火车”，由西而东穿城而过，前往两江总督署就职。火车停靠督署东墙外的督署站后，孙中山转乘马车直驱督署。当晚，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朝的两江总督署被选定为总统府。

（感谢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展览研究部刘刚部长对本文的大力支持）

本文主笔 快报记者 白雁
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赵杰